

■致敬劳动

来过，心就不会离开

○王珍

蹲在工地的废土堆上，我迫不及待地对着手机抒情。我不是在玩微信闲聊，也不是在晒什么闲情逸趣。我是急于想把我的感动、我的震撼、我的心迹记录下来。2018年11月28日至29日，走访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泰4标项目，颠覆了我对路桥建设工地的认识。

时光快速倒流，仿若回到久违了的从前：手脚并用地摸爬滚打、攀登，一锄头一锄头地挖掘开垦，一筐一筐地出土，镰刀、锄头、钢钎、扁担、箩筐重新登台成为主角……这种“刀耕火种”的现场并非剧情，也不是摆拍。“不是因为我们太土，我们有的是先进设备。但是在这悬崖峭壁间设备根本进不来。”一边是快不起来的人工修筑便道、搭临时建筑和施工平台，一

边是紧张的工期，文泰4标就在这样的两难中争分夺秒。

在深沟峡谷间修筑便道，艰难的夹缝中求生。脚下的深渊，头上不可预知的树枝、碎石，还有那久居深山老林的蛇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蹿出来咬你一口。苦累是其次的，主要还是危险时刻都在。“有一次下山看到自己手臂上有蛇齿的噬痕，脑子里‘嗡’地一下，以为自己玩完了。”虽然后来证明那次只是被树枝刮伤的虚惊，但该标负责人说，这样的惊魂时常存在。

修筑便道时，有的工人刚来没两天，招呼都不打、工钱也不要就逃了。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在悬崖峭壁，在高山幽谷，在深壑险峰，光是徒手行走都很不容易，更别说是

建材的骡子壮烈地“牺牲”了，有失足掉下深渊的，也有累死的，相当惨烈。对此，谁能做得到无动于衷、泰然面对？吓得惊慌失措地玩失踪的人一茬又一茬。

一些人走了，但有更多的人来了。搞了半辈子建设的该标安全副经理就这样“再向虎山行”，他说，文泰是浙江“十三五”高速公路的收官之作，也是他职场生涯的最后一站。这个工程结束，他也该退休了。而项目部大多是年轻人，有一支由90后组成的“云豹战队”，其中不少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入职不久，平时他们都有自己的岗位和职责，有负责安全的、负责技术的、负责测量的、负责施工的等。一旦工程出现难题，“云豹战队”即刻出手，各个击破。

在标段的筱村隧道、大岭

尖隧道中活跃着一个别样的战斗集体——“刀锋峥嵘开挖班”。成员大部分来自部队，有火箭军、有水兵、有工程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共产党员。他们是技术尖兵，是克难行家，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项目部不仅有铁骨铮铮的热血汉子，还有“鲜花”12朵，恰似一年的12个月，给枯燥而寂寞的野外作业增添了四季芬芳。

她们大多身为母，在工地上的岁月里，像男人们一样战斗，只有偶尔和孩子视频“相会”是极度思念时的慰藉。那些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有智有谋、能干巧干、奉献合作的“交工”人，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场景，身临其境，确实是会热血沸腾的。为了寻找更真实的感觉，我曾试着登上工地

简陋的水泥阶梯，一路走一路想着退路。同行中有人更不堪，才攀上十几级台阶，望着脚下的山谷，恐高，腿发软、脸色惨白，坐在阶梯上不敢起来。

而这对于工地上的人而言，是坦途、是大道，如履平川。因为在没有筑好这些便道前，他们曾经是“绝壁上的斗士”“岩体上的勇士”“悬空中的蜘蛛侠”。

从文泰4标回来，我特别急于表达，恨不能生出十双手来我手写我心。说实话，我有些后悔此行。因为自从踏入那个地方，就不再有往日那种心平气和的宁日。这是一个能激活体内热情的地方，来过，心就不会离开。所以，我的梦一次次在文泰4标的工地上着陆，灯火阑珊处，魂和那些长夜无眠的筑路人同在。

■难忘记忆

想起娣香

○林樾

我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广场上、小河边，看到那些年龄不等的男孩、女孩，或飞跑、或欢笑，玩得非常投入，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注视良久。此时，我少年时代认识的一个小女孩，就会浮现在脑海。

她名叫娣香，父母是杭州四季青公社的菜农，当年大约四五岁的年纪。圆圆的小脸、大大的眼睛，梳两只羊角小辫，由于常年在野外玩耍、劳动，皮肤黑黑的，是一健康活泼的农家女孩。

娣香的上面有三个哥哥，她大哥哥土根与我同年，那年都是20岁。娣香叫土根大哥哥，叫我也是大哥哥。娣香是家里最小的女孩儿，父母十分喜爱，在穿着上明显比三个哥哥好。哥哥们常穿破衣，而娣香常穿套红底白圆点的上衣，配着条红裤子。

那年应是“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已开始出现夺权和武斗，学校早已停课，但四季青公社的农民倒没有荒废种菜。娣香父母依然忙碌，娣香被交给哥哥土根带着。土根是我最好的玩伴，我俩又是一大群小孩子的头头。我们会分成两派，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消灭帝修反”，用土块互掷“打仗”。而娣香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的小尾巴。她最大的特点是爱笑，总是咯咯地笑个不停。我们在讲故事，她听得似懂非懂，也挤在土根身边咯咯地笑

着。有时，我发现她会对着早晨的太阳、对着翠绿的田野笑。她真是一个十分阳光的小女孩啊。

悲剧发生于一个暑假闷热的午后，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天仍显得那么不真实和荒诞。那天，据说大队有一大批农民进城去搞运动了（包围某家大厂），娣香全家和余下的农民劳动了一上午都在午睡，娣香一个人来到了家旁边的池塘……

我被孩子们的叫声惊醒，跑到塘边，娣香小小的身体已被捞起，躺在草地上。我和土根都惊呆了，傻傻地坐在地上。大队书记跑过来，胡乱地说了些什么，也不组织人力抢救就走了。直到娣香被她妈妈清洗干净，换了衣服放在小床上，我们才醒悟过来：她死了，永远不会说话了……娣香被埋在她家边上的草地旁，明显有一个小小隆起的土包。后来，学校复课了，我们恢复了读书。再后来，“四人帮”粉碎了，我仍会不时去娣香坟上看看。坟上有些小野花开着，宛如她活着的笑脸。斗转星移，土地被征用盖楼，坟地推平，娣香犹如没来过这世界一样。

年纪渐长，不免怀旧。有时一觉醒来，想起娣香，就有凄凉涌上心头。不禁感叹，生命脆弱，弱如游丝。

啊，娣香，你在天堂还好吗，愿来世你依然笑得灿烂。



初冬景色

郭建生 摄

■细枝末节

"走心"的班主任

○俞杨

儿子从托儿所开始上学起，历经多任班主任，现在的班主任是杭十三中的沈炜老师。

想起第一次见沈老师是在暑假，大热天地上门家访。儿子腼腆内向，在校被同学欺负从不告诉我，没想到沈老师却了如指掌。她坚定地对我说，这样的事以后绝不会出现了。她是这样说的，也是努力这么做的。

沈老师常在家长QQ群里，“絮絮叨叨”她教的语文课知识点。班主任“不厌其烦”的教诲，似一把柔软的小锤子，敲在我和孩子的心头，激起阵

阵温暖的回响。

走心的沈老师，始终带着一颗爱心，勤“走”，快“走”，更善“走”。孩子们准备去学农三天，没有老师的家长微信群异常热闹，担忧孩子住不惯，吃不好，睡不香。“老实”的家长认为，应遵守学校规矩不带吃的，“中立”的家长觉得应征求老师意见，而我这个“不老实”的家长决定给孩子私藏零食。没料到的是，在学生们出发前，沈老师在群里“唠叨”：“学生们在那边可能饮食不习惯，大家要不要准备点心？”于是面包、牛奶都有了，家长们又安心了。随后，沈老师把

孩子们学农的视频上传群里，连晚上孩子们被教官罚站她也全陪着，所有孩子睡了她才去睡。

沈老师是我接触过的陪学生在教室午休的老师，守在操场监督孩子们跑步的老师，关心孩子们中午有没有吃饱饭的老师。看着忙碌的沈老师，常常让我情不自禁地感动。

班主任是一个班的灵魂，她全力呵护着每个学生，精心培育着每株幼苗，让他们汲取养分，茁壮成长。我和孩子很幸运，能遇到沈老师。手持戒尺，心中有爱，这就是我眼中的沈老师。

■笔随心动

岁语

○王力

12月是一年中最最后一个月，这个令人忧伤的数字在日历纸上晃动着，在手机屏幕上闪烁着，有些洋洋自得，却不知自己本身充满悲哀。造物主将在它身上第31个数字后面切上一刀，以示这一年与新的时光彻底绝断，而过去的，终究是被抛弃的命运。

清晨一觉醒来，只见阳光从窗外奔腾而入，金黄耀眼的色彩让人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向上，倘若不是瞥见手机屏幕上闪烁着讨厌的“12”这数字，真的以为自己正置身暖春的韶光中。

12月应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光，不管是无数令人欢乐的过往还是遭遇的太多灰心，此时统统拥挤到了这个月里等待告别。所幸“12”是一年份中所有数字中最大的，因而也最具有包容性，因此无论是令人留恋的欢愉还是不堪回首的伤痛，都消解在12月里。

然而时光消逝因其具有强烈的不可逆转，而终究会给人带来惶恐，12月31日这天向来是我一年中最为难的一天，到了夜晚时分尤其如此，耳畔响起的任何声音都像是旧时光加快速度赶路而不小心弄出的动静。那天，墙上日历成为令自己厌恶的存在，上面印着的数字似乎比平时更加耀眼，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数字也似乎变化得更加快速，在这一天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时光在抛弃自己而去。唯有夜晚辽阔的苍穹、清冷的月光和繁盛的星辰依旧感到亲切，它们从古照至今，跨越漫长的时光而没有丝毫改变，只有它们才不会让人心里涌起阵阵惶恐来。

与之不同，一年中的1月是轻盈的。与“12”不同，“1”是起始的数字，即便在“12”这个数字中“1”也是排在前面的，新的一年时光就在“1”中缓缓展开。1月犹如乐章中首先响起的那个音符，带动这后面一整首美妙的乐章，怎能不叫人喜

之爱之？

有一日在单位大院里望见三种颜色在闪耀，不禁停住脚步仔细观望。记得不久前那里还是清一色的绿，如今已经分离出翠绿、金黄和枯黄三种色彩。这剧烈的变化，不知是何时开始的，时光虽悄无声息，最后却都会让人惊讶不已。最外面的那一排行道树叶子已然枯黄，显露出对时光的无奈妥协 and 逆来顺受；中间的那一片翠绿是让人欣喜的，使人看清万物沉寂的寒冬还有生命的汁液在奔腾不息；而金黄的颜色是最少的，却是最让人惊喜。那一抹金黄是一棵高挺的银杏树，上面的每一片叶子仿佛都融入了太阳的光辉。同样是黄，枯黄是被褪色后显出的压抑，而金黄却是加深色彩后的奔放，一如银杏树的树干，细而长，犹如一支试图戳进天空的长箭，显露出抗争的英姿来。

盛夏天空中的太阳就如一个脾气暴躁的小伙，秋日天空中的太阳就俨然成了一个沉稳的中年人，虽偶有暴烈却总是一闪而过。到了寒冬，太阳有如一位慈祥的老者，在四面寒意的包围中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从前那些闪亮崭新的照片再次翻开时发觉已然泛黄，莫非物件与人一样会老去？时光犹如促狭的小鬼，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着蓄谋已久的恶作剧，亦是技术最高明的扒手，不动声色间将所有人最宝贵的财富收入囊中。大学班级里那几位当时风华绝代的美人，嫁了人后已是发福臃肿，直叫我们这些当时苦苦追求而不得者心生窃喜。

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漫天风雪的苍茫白色，寒冬的莽莽白雪会将时光冻结，然后等到消融的时刻将这一年的时光统统带入地底深处滋养出新绿的幼苗，所以冬天来到后，春天也就近在眼前了。

春天不正是人们所期待追求的吗？

■生活素描

扫大桥的人

○姚崎峰

那日下午，我从单位出去办点事，在大桥的一段，远远发现一位扫地的中年汉子，穿着黄色的小背心，戴着遮阳帽，凭直觉，他拿着扫把的手势及走路的方式稍有异常，近了，才发现是一个熟悉的人。要说熟悉，之前却一直有过说过话，只是偶尔碰面而已。

这一次，我停了下来，和他打招呼，师傅，你在扫大桥啊？

他抬头望了我一眼，继续点了点头。又很疑惑地说：你认得我？

我笑了笑：你就是经常在这条路上走的人嘛！

他也笑了笑，说，为了身体恢复，没办法。

我与他碰面始于去年了。还记得今年整个夏天，在我上班必经的路上，我经常会碰到他，他的身边偶尔有一位亲人陪着。他斜侧着身子，两条腿有些跟跑，一只手臂略微靠着身体，手指收缩掌心向上，另一手拖着一条腿，艰难向前移动。他咬紧牙关，满头的大汗，有时他的后背都是湿的。我一直没能与他说上话，我想他大概是一位中风患者。他在这样的天气里，不断挑战着自己做着体能恢复锻炼。他每天要走多

少路，我不清楚，但每次碰上他，我总是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事实上，在这艰辛的自我挑战中，老天也给了回报，我看到他的身体慢慢灵活起来，走路的步子也更加有力快速了。

他看起来也就五十来岁的样子，或许还更年轻。

我还需要问他什么呢？其实不必再问了。他现在在这里扫地，或许有收入，或许没有，只是做了义工，那都是极励志的。大桥是略拱形的，在这里上下行走，本来就是锻炼的一种方式，现在拿着扫把，更是为了锻炼身体的协调性。

那一天，大桥上人行道两侧到处是水渍，地扫起来非常困难，他扫得非常认真，我看到人行道上隔一段聚着一小堆垃圾，非常有条理。

我在大桥的转弯处，停了下来，从背后拍了他的一张照片，目送他又向前走了几步。

我希望在大桥上能经常看到他以这种方式出现。

我们生活的这方土地正在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

■真情流淌

心有爱，花儿自会向你开

○顾金生

读书、读书……刚参加完杭州红十字会公益读书活动，又兴致勃勃地赶往杭州市残疾人艺术家协会与杭州电视台联合办的“读书与人生”现场。看到一位位熟悉而亲切的残友，尤其是个个都用花儿般微笑迎接你，着实醉了！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与残友结缘的，第一个就是余杭埠山的王渊鹏。他是幼时发高烧造成全身瘫痪，四肢严重扭曲，未上过一天学，全靠一本《新华字典》自学。当我获悉他双腕夹笔，用小楷抄录了几十万字的《红楼梦》《西游记》等名著后，舟车劳顿赶至他家，在楼梯下的木板床边采访了他，写下《残鹏之搏》一文。自此，王渊鹏被众多读者知晓，不仅获得了不少赞助还结识了不少喜爱文学的残友，其中就有山东的张海迪。张海迪曾几次打电

话给我，说一定要好好照顾她的“渊鹏弟”。海迪其时以写作为生，我曾是她作品的“搬运工”，常将她的大作推荐给浙江的报纸副刊。有时她会“关心”稿酬，因她的每笔稿酬都是捐给残疾朋友的，自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在山东大学教书的丈夫。“我先生是海宁人，妹夫是诸暨人，均是你们老乡。”海迪对浙江情有独钟，“浙江有我很多朋友，浙江山好水好人亦好！”海迪每年寄给我的贺卡好像都是自己制作的，大多是用树叶、麦秸和碎布片粘贴的，环保而有个性，而且每次都有两行隽秀的手书：“谢谢你对残疾人的关怀，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

海迪的勉励更让我在助残路上渐行渐远……于是，我写出了不少被人称为“爱心文章”的报道，并被全国许多报刊转

载或约稿。较难忘的是深圳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位三年级大学生李晓光。一天午夜，家里不幸发生煤气爆炸，父母双亡，晓光全身大面积烧伤，面目全非，十指尽毁。李晓光的姐姐李淮安是杭州媳妇，她将弟弟接到杭州整形医院，可昂贵的整形费让姐弟俩望而却步，于是只好求助媒体。采访前，我对着晓光伤前的靛照看了一遍又一遍，但正式采访时还是无法直面，握笔的手一直瑟瑟发抖……报道在浙江媒体见报后，立马被全国30多家报刊转载，3天之内晓光就收到了十几万元赞助款，最后顺利地住进了医院。术后的李晓光回到深圳，在一家著名企业当了一名IT工程师。聪明勤奋的他十余年中帮企业开发出百余项技术专利，最后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我在《人民日报》光荣荣

上看到“李晓光”三字后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他和姐姐一叠声的“谢谢”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另一位难忘的是“中国第一位听障大学生”——杭州姑娘杨洋。我明白残疾大学生最难以的坎就是就业，当时几乎所有国企和单位机关都对她们关上大门。几家民企也是看了报道后才勉强抛出“橄榄枝”，但“脸”说变就变的，所以我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她的工作，她每次遇到困难也总要找我商量。一年，中国残联想调她去北京工作，她考虑到双亲年事已高，自己去北京如何尽孝？举棋不定的她让我给个主意，我说只有让你父母不为你的下半辈子操心才是你对他们最大的回报，其他都不重要。再说，万一你在北京扎根，还可以将父母接过去嘛。就这样，杨洋

最终去了中国残联。由于工作出色，目前的她已是中残联执行理事，主要负责聋协工作。父母也随她住在北京，我和她全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

记得一年春天，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突然电我：“我们在开慈善家表彰会，你怎么不来？”我答：“我不是慈善家！”她好像很惊讶：“连我都是，你怎么不是？你帮助了不少残疾朋友，写了很多爱心文章，我经常看的。”我受宠若惊，一个大作家，居然“经常在看”我的文章？事后才知，王旭烽年轻时曾在杭城一家福利性质的企业谋职，对残疾人有着特殊情结。连这样的名人都关注我，我更为自己的助残行为无怨无悔！

只要心有爱，花儿自会向你开！助残，是我永远的不舍！